

·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·

▲ 关东演义 ▼ 之九

杨大群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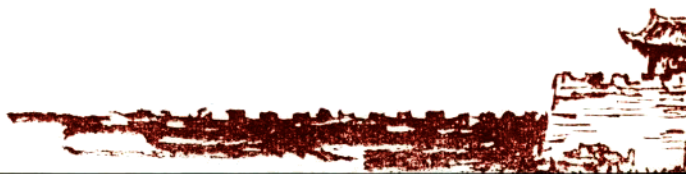
长白山涛声

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● 关东演义 ●

- 之一 草头屯恩仇
- 之二 东北王世家
- 之三 关东城播火
- 之四 辽河套枪声
- 之五 九·一八风云
- 之六 义勇军崛起
- 之七 傀儡帝登基
- 之八 黑龙江怒吼
- 之九 长白山涛声
- 之十 八·一五光复

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《关东演义》的第九部。是写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团结爱国志士和绿林豪杰，与日寇及汉奸在长白山一带的高山密林深处，展开了殊死斗争的故事。从而生动地刻画了杨靖宇、李红光、赵一曼、沈建华、八间女许多英雄形象。本书还用辛辣的笔触，揭露了清逊帝溥仪乞帝位、出东洋拜日皇的奴颜，以及清廷遗老郑孝胥、熙洽之间夺权争位的百丑图。还写了女汉奸彭汉贞的阴阳怪气、八面玲珑、狂情荡爱的媚态。该书还写了张学良所谓出国考察归来后，在杭州同蒋介石会见，屈从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，接任了“剿匪”副总司令之职，由武汉而西安去执行蒋介石的“安内攘外”的反动主张。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历史的轨迹可循，又有真人真事与艺术创造的相互穿插；既有炮火连天的战争，又有抒情写景的生活情趣。

《关东演义》这部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，是从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，半个多世纪东北历史的艺术画卷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同帝国主义、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壮丽史诗。全书共十部，350余万字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奉天城变地狱人民受苦
纺纱厂破蛮规银姐带头 (1)
- 第 二 回 离河套奔长城进退无路
喊奶奶呼爷爷骨肉相残 (18)
- 第 三 回 祭河神惑敌人兵分两路
扮医生醉洋马气死多门 (39)
- 第 四 回 杨靖宇去而复返过卡哨
假老道先胜后败在中途 (61)
- 第 五 回 李红光取枪保枪入虎穴
杨靖宇借物还物闯灵堂 (75)
- 第 六 回 蛤蟆河斗地主连连得胜
红石砬败汉奸阵阵据高 (95)
- 第 七 回 张汉卿念乡土全家祭灶
委员长送礼品戴笠拜年 (114)
- 第 八 回 逛西湖吐衷肠拥护领袖
踏春雪遇故人矢志焚烟 (126)
- 第 九 回 乞帝位太上皇研究不已
显龙威老先生该打逢恩 (143)
- 第 十 回 闹龙袍耍龙气登基称帝
摆御宴赐御婚依然傀儡 (156)

- 第十一回 沈建华彭汉贞针锋相对
八国女石大嫂共苦同心 (171)
- 第十二回 草头屯捶棒槌声声入耳
八国女换房梁人人关心 (192)
- 第十三回 大桥头炸列车义士被捕
柳毛甸救父亲孝女负伤 (215)
- 第十四回 赴酒宴画梅花心坚似铁
游中街斥日寇视死如归 (232)
- 第十五回 溥仪帝乘日舰东渡访日
婉容后驱冤鬼后宫跳神 (249)
- 第十六回 返满洲颁诏书自命不凡
逛皇宫拜太后奴颜婢色 (263)
- 第十七回 宴席前谈剿匪有人冷语
课堂上论武器无法自圆 (286)
- 第十八回 洒香水占彪爷大打出手
饮黄连张少帅转调西安 (304)
- 第十九回 入天津霍铁北小店落难
回关外五姨太报答恩公 (321)
- 第二十回 柳叶青负重伤命在旦夕
八国女救伤患情同骨肉 (343)
- 第二十一回 小砥柱追兔子巧逢大汉
霍铁北落虎滩忽想轻生 (360)
- 第二十二回 送子弹助战友凛然大义
掏空抗战三毛威震东边 (378)
- 第二十三回 邵本良骑兵旅夜行日宿
霍铁北柳叶青飞越奇袭 (395)

- 第二十四回 写军歌搞调查诱敌深入
开土炮夺重镇背后掏心 (411)
- 第二十五回 劫棉衣袭据点转战百里
出重围入包围粉碎讨伐 (426)
- 第二十六回 去西安飞机上秘书谈兵
走北路被围歼军长白头 (443)
- 第二十七回 王以哲扔酒杯直言挥泪
张少帅对统战会意动心 (467)

第一回

奉天城变地狱人民受苦 纺纱厂破蛮规银姐带头

奉天砖城西北的北市场，地势是个大洼洼兜，马路两旁房子挨房子，没有几座楼房，画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花花门脸。整条街的妓院、散户、暗门子那就数不胜数了。大赌钱场几层楼明火明赌，小赌钱场多如牛毛，墙角旮旯就可以摆摊摆地墩儿。大烟馆大的有大包间、小套间，打烟泡都是大姑娘和小媳妇。小烟馆是筒子铺，一个人一盏“照尸灯”，倒在铺上就抽，抽得屋子里乌烟瘴气，走个对面碰鼻子看不见人脸。从打日本占了东三省，这里比张大帅那阵要烂糊多了。整个奉天城是座活地狱。

在北市场一条窄窄的马路上，走着两个女人，前边走的身子骨挺硬朗，背着个两岁来的梳拢着冲天锥小辮的男孩，身上衣服虽不新鲜，倒也洗得很干净。那孩子两条小嫩胳膊接着她的脖子，一路上不住的说话，隔一会儿两片小嘴粘粘糊糊地叫上两句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听着好象小蛤蟆呱呱叫。女人不应声，回头看上一眼，那孩子看着妈妈的亮亮眼珠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女人走着，不时把托着孩子屁股的两手，往上托一托颠颠肩膀头。她走得很轻松、很得劲儿，从脸面上看心里也是甜丝丝的。

走在背孩子身后的女人，说话是外地口音，两只脚走路也很快，这个女人心很细，她跟着走，用眼角看着背孩子女人，当听孩子叫妈妈时，她看出这个年轻的妈妈漂亮的小薄耳朵红了一个尖儿，她便心里一笑。她叫赵一曼，从关里来到奉天城，在大英烟草公司当卷烟女工。她干活挺泼辣，待人很和气，哪个女人有困难，她都主动上前帮把手，由于她为人正派、热情，很快地就和全厂女工们混熟了。再加厂里工人都认识大工匠殷师傅，她又是由殷师傅介绍入厂的。日久天长人们都知道她的男人在事变前就在东北跑买卖，事变后音信皆无，她就从四川一路千辛万苦地到东北寻夫来了。说是没有找着男人，为了吃饭就当了女工。由于她有这番经历，女工们都认为她很了不起，钻过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大城门，看见过万里长城，这就是不简单的女流之辈了，何况又是万里寻夫的女人呢。她有时干着活儿，看工头不在面前，她就有意无意地讲，日本人侵占中国，拿中国人当牛马使唤，往后这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。她的话女工听了贴心，日久天长女工叫她曼大姐。这里虽然是英国买卖，可是奉天城在哪里闹事，都有这里工人参加，还都是打头炮的。日本特务就注意上这里了。这里厂主是个见钱眼红的家伙，厂里活少了，就解雇工人，活多了就到工夫市雇工人，闹得象个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，使日本人不好下手。

省委在迁哈尔滨之前找过赵一曼，要她离开卷烟厂，到奉天纺纱厂去作工，要她在大西城门至小西门顺城街和一个背孩子的女人接头。她按时间到顺城街，这里也叫西门脸儿，估衣庄、膏药铺门市多，虽没有四平街热闹，可也都是二三层的楼，水泥镶嵌瓷砖矗起的洋式门面。她在一家估衣庄门前遇见这个背孩子的女人。特点是小男孩，梳着冲天锥

小辫，在小辫上扎三道桃红色头绳，然后再上前问话。她看特征对上眼了，就走上前去搭讪地说：“你的孩子几岁了？”这个背孩子女人回答说：“才满一岁半过八天。”她问：“这男孩叫啥名儿？”那个背孩子女人回答：“孩子叫玉生。”她小声地又说：“说来咱们还是亲戚哪。”那个背孩子的女人接着说：“那就跟我回家吧！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就顺着大街往北走。这里人很多，除了来逛西门脸儿的，就是买货上当铺当东西的。尤其是老人和妇女居多，他们大多是到太清宫“吕祖楼”去讨签问卜和还愿乞求保佑的。

西门脸的西北角子有一座古庙，从庙的临街大门看，是看不出庙门来的，好象临街的门市房，只是在门洞上嵌着阴阳鱼、八卦和三个大字“太清宫”。这儿地势很洼，往下走二百来步才看见雄伟的“太清宫”正殿，殿东北角便是所说的“吕祖楼”了。

由“太清宫”往北走地势越来越低洼，叫西下洼子，那里街道很窄，全是土路，晴天，小孩跑上几步也冒起一溜灰尘来。雨天，整个西下洼子泡在泥汤子里，那泥汤子黑得象墨汁，亮得能照出人的模样来，在西下洼子前边是“奉天兴游园”，这几个酸巴溜的字是袁金铠写的，人们也叫它“奉天第一商场”。说是在庆祝平定郭军反奉胜利的宴席上，商界人士看张作霖三盅酒下肚了，脸皮发红了，胡子尖发抖了，眼珠发亮了，是该上意见的时候了，就当大帅面讲起上海有大世界和城隍庙，北京有天桥和东安市场，天津有劝业场和方家后，在大帅面前竖起大拇指夸道：“大帅，咱们的奉天城，哪疙瘩赶不上他们呢？有大帅你坐奉天城，啥玩艺不得嘎嘎叫！”张作霖一听颠起屁股乐，小胡子一捋说：“他妈拉巴

子，给我修个大个的，都压过他们去！”就这样一块井字的商场动工建成了。西南角是百货庄，东北角驴皮影院，往里走是变戏法园子、明星电影院，挨着东北角门是算卦的、烧痣子的、修脚的、拿痃子的、租书本的，再往里边走两厢上百家是店铺摊床，门上挂着“童叟无欺、言不二价”。顾客看着这口号咧咧嘴说：商场商场，漫天要谎，坑崩拐骗，不认爹娘。最吸引女人的是摩登鞋店，门脸亮堂，在货架子上的有千层布底鞋、双脸皂鞋、绣花坤鞋、男女皮鞋。商场南门是尝吃货，著名的有王饺子馆、林包子铺、杨烧饼铺、张大饼铺、刘切糕、粉皮王、蜂糕宋。走出这条油香、菜香，刀勺叮当，跑堂嗓音洪亮的窄胡同，你就是吃不起，也要抽鼻子咽唾沫。穿过吃食铺，就是杂耍场了，有举石砣的石头阎王、变戏法的大天一，说相声的人人乐、卖野药的筷子楼、膏药刘、虫子阎王、说评书的小济公、挤到场子边上的女大鼓书胭粉李，市面上少有的这里占全科了。

背孩子的女人领着赵一曼在第一商场里逛荡着，她先小声地给赵一曼打过招呼：“一曼姐，穿这商场，又抄近路，唠点嗑儿还方便。”

赵一曼见她在商场里走得这么熟，问道：“银妮妹子，你是老奉天吗？”

银妮摇摇头脸上带一丝痛苦的微笑。

赵一曼问道：“你这玉生姓啥？男人在哪里干活？”她问得很亲切体贴。

银妮没有立刻回答，默默走了半晌说：“他姓沈……”声音说得真亮，但语音拖长下来，耳朵边又红了。

赵一曼问：“志同道合吗？”

“他比我早……”银妮又言不尽地说到这里慢慢地打住

了。这一个早字会使对方更明白了。

“这纺纱厂碍手脚不？”赵一曼把脚步加快跟近些。

“日本工头看守的很严，可是越严大家多留心眼，越能想出对付他们的招子。不严，人们容易松劲出差头。”银妞说着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但她脸上闪着刚毅的目光，看出这是个好强的女人。

“厂子里好开展工作吗？”赵一曼用大姐姐的口气问着说，“女工们胆子小吧？”

“厂子里女人多，男人除了工头就是修机器的。女工并不都胆子小，姐妹们受罪多，容易抱成团儿，拿我来说没念过书，嘴边上没有道理说。”

“有啥困难和想法呢？”赵一曼用手指摆弄银妞背后的玉生朝天锥小辫一下。

“奉天城里厂子一疙瘩一片的，劲使不到一块，还有就是姐妹们发愁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跟鬼子斗到头。有的姐妹说我的玉生长大了也不一定斗跑鬼子。”她把身后孩子往肩上颠了颠，脚步走的还是那么轻松，看出是个从小吃苦耐劳的人。
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赵一曼问。

“我说姐妹们，这个罪咱们多吃多咽点，为了孩子们长大了不吃，少受洋罪，咱们咬着牙根也得往下熬，往下斗！咱们当妈妈的不能对不起晚辈的孩子们。”银妞说得很气壮。

赵一曼看出银妞一说到孩子和男人，明显的是她那漂亮的耳朵就发红晕了，红得透亮儿，这也许是年轻妈妈的害羞；她哪里知道，银妞背的是她从监狱抱出别人的孩子，她才把孩子叫玉（狱）生的。

银妞从打离开监狱，她再也没敢去青年会找建华哥去。她回到草头屯一次，打听出一点信息，说老沈德家的柳叶兰嫂子被枪打死了，剩下一个孙子被彭汉贞逼去了，老爹爹跳河没死成，后来钻进老伴坟里闷死了。她打扮成要饭婆，只是在屯子里走上几步露露面儿，挎着破筐装几刀黄钱纸在亲人坟上烧了，无声的泪落在心窝里哭了一大场。她回到奉天城，要活下去等着建华哥，何况眼下手头还抱了这么个玉生。这也好，为了到工厂干活打掩护，她当别人讲自己男人在乡下，人家问她男人姓啥名谁，她就说是沈建华。这样她上班干活，就把玉生托给一位老大娘看管，每月要从工钱中支出一少半去，她养活着这个孩子，使她生活得很开心，还免去不少单身女人易惹的纠缠。这样，背后有人叫她小媳妇蛋。在她的内心中把孩子说成是沈建华的，无论怎么说都使她感到有种安慰，有种冲动着肺腑的勇气。从打她被发展成在党的人了，她才感到心是往下坠了，人跟着老了几岁。

她每当听到老党员讲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应尽的神圣义务，她感到这些同志说的话都象建华哥跟她说过的一样。

后来银妞对党组织分给的工作，从来不讲价钱，她觉得党给她的工作少，作起来不解渴儿，好象党把她当个小孩子，许多事让她干不放心似的。她渐渐地明白党的纪律很严格，不应该问的就不能去问。好象她越干工作多能越快和建华哥见面，两个人是在一条道上奔跑，慢慢地就跑到一块堆了。她明白当一个党员得经得住考验，哪怕敌人把自己放火堆里边烧，自己也是不能错说半句话的。甚至她在内心里转念，最好早一天给她来一次考验，让党看看她李银妞，这个出生在草头屯的姑娘够格不。她和给她看孩子的大娘说过：

“大娘，我真的告诉你，有朝一日我不见影了，你把我的玉

生带大，等我再回来会加倍地谢谢老大娘。”她激动、庄重地给老大娘深深地鞠一躬。

一时把老大娘闹愣怔了，这话可从哪里说起呢，于是生气地说：“孩子，年轻轻的嘴里竟说些丧气话，你好好走路掉在哪个坑里去了？冒不出来了？你呀，是被活累得信口开河了。我这大半辈子就是不喜欢听红嘴白牙说没根儿没蔓儿的瞎话。”这个一辈子孤独的老太太把银妞当成亲闺女了。

银妞定定神说：“大娘，我是累了，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类人，成天在机器跟前转，象在老虎身边转一样，一不小心就兴许被老虎吞了。”

“机器还长牙？还有眼睛瞪人怎的？”老太太最后摆下手说，“以后咱们娘俩不说这丧气话，往后的日子好着呢。”

银妞就是和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一间灰砖小屋里。这里的房子都修盖的年深月久了，被土埋了大半截子，全是下窖的房子，下瓢泼雨，家家户户得用土囤上门坎，慢一把雨水就灌满了灶坑。家家屋里盘着潮湿的土炕，龟缩脖的灶坑，夏天墙上的水珠有蜘蛛大，冬天结的冰霜，铁锹都抢不下来，就这样房子的租金还贵得让穷人咬牙呢。一排排窑洞房子象蜂子窝，住户都是穷苦人家，一多半人是耍手艺糊口的，一多半人是做小买卖的。人家编成顺口溜：西下洼西下洼，住的全是土疙瘩，晴天化成灰，雨天变泥巴，任人踢任人打，不准眼角掉泪花。可见这里都是住的下等人了。警察、地痞骑在脖梗上撒尿，都不敢缩脖儿。穷人在这里活半辈子得脱掉几层皮。

银妞把赵一曼领到了她的住处。还没等开门进屋，老大娘在门口站着呢，把手拍个响说：“玉生，跟姥姥玩耍去。”

从银妞背上把孩子抱走了。

“一曼姐，别撞了脑袋，别绊了脚。”银妞向赵一曼打着招呼，她先走进了屋。

这是地窖似的屋子，走进屋里的人，都不由得把眼睛闭一下，过会儿再睁开，才能先把屋里几大件如炕、窗户、门、桌子等看清楚，再过上一会儿，才会把屋里东西全看清楚，不然生人走进屋，不用摸着点，兴许一屁股坐炕下边，有时一脚会把小猫踩得噢一声叫，或者坐在笤帚疙瘩上。银妞这间小屋收拾得很干净利索。炕上放的东西会使你看得出这里女主人的手工活，地下放的东西会使你看得出女主人的勤快。

银妞让赵一曼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，她知道关里人坐不住炕沿。她看看椅子垫是用着碎花布块拼凑的，一针一线纳得很结实，也看得出女主人的勤俭、有耐心烦儿和手工活的应手了。

银妞双手捧着一个套着棉布套的茶壶来，从里边倒出一碗温开水说：“一曼姐，润润嗓吧。见着你我打心眼里往外高兴，我没念过书，在厂子里眼巴巴看着好多事，干瞪眼，手指头扒拉不开。我老是害怕干不好，对不起党。”

赵一曼看着这个勤快的女人，她关心地问了句：“你住这里方便吗？”

“方便，这是穷人窝，出气对味，看着顺眼，有点事大家都伸着肩膀争着担。纺纱厂姐妹住西下洼子的百十号人呢。女工生活太苦，在厂子里当牛马，挨打是家常便饭，动不动就把女工踢出厂子。一曼大姐，你来了我真高兴，听同志们唠你是老党员，有很多斗争经验。一曼姐我会很好和你一块堆儿工作的。”银妞说的很认真，很恭敬，真象个体贴

大姐姐的小妹妹。

赵一曼拉住银妞的手说：“银妞同志，党员是平等的，互相学习嘛，听党内的同志们讲，奉天纺纱厂是有斗争传统的。我乍到厂子，有许多事要你帮助呢？”两个人拉着手，亲热地坐在炕沿边上。

老大娘把玉生抱回来了，她见赵一曼有些怯生生地。

银妞按组织的安排对老大娘说：“方大妈，这是我们厂子新来的赵一曼大姐，她是关里人，家里的前几年到奉天跑买卖，一直没回关里去，她找来了。经厂子里一个老熟人介绍，暂时就得挤我这小屋了。”

方大娘打量赵一曼几眼说：“妞，这就更好了，咱们又多个唠嗑的。这么大个奉天城找个人可是沙里淘金。男人心里装着你，你不找他也会到你身边，他要是丢了你，碰鼻子撞下巴他也装着看不见。唉，你生过孩子吧？看你眼窝里有妈妈纹嘛！”这老大娘是个热心肠人，不然怎么能和银妞处得这么好。

赵一曼诚恳地点点头说：“有一个男娃儿养在婆家了。”她说接着接过小玉生抱在怀里直劲亲脸蛋儿。

方大娘说，做女人的可真难为，从身上掉下一块肉，就把你的心全扯去了。孩子那对黑眼珠，是妈妈心里的小灯笼，总是忽闪忽闪的亮。她说到这里把眼睛眯缝一会，又冷丁地睁开，好象什么人到她眼前了，一忽闪就飘游过去了，眼睛睁慢了就看不见影子。可她的眼里从来没有过泪水。她的老伴在纺纱厂当修车工，她在家里从皮鞋店揽来一些皮鞋跟，用碎皮子拼凑，每天粘一两副鞋跟。有个儿子挺精明，被奉军拉去死在长城九门口了。从此老头精神不好，在一场大雨天里，西下洼子流成污泥河，他下班回来累得抬不起

脚，跌在污水里淹死了。这些对方大娘打击太大了。她几次想死都没死成，一次拿绳子上吊绳子断了，一次她把手伸到电灯头里，恰巧停了电又没死成。索兴她不打算死了，好象在等着什么，看着什么！又开始粘起鞋后跟糊口。银妞搬来住了，这个小玉生“呱呱呱呱”婴儿哭声，给这个老太太一种想象不到的力量，她把整个身心贴到这个婴儿身上了。在她心目中银妞成了她的女儿，她不单把孩子抱过去看着，放在大腿上颠着，还得一边粘鞋跟。银妞下班晚点，她吃不下喝不下，站在门口守望着，这三口人成为一体了。

赵一曼和银妞住在一起了，给这三口之家又增加了活力，晚间在一盏鸡蛋大的黄黄的电灯光下，银妞和赵一曼帮助方大娘粘鞋后跟。赵一曼和银妞很少谈论纺纱厂里的事，好象都谈过多了，这阵只要互相看看眼色，就会知道个人想的是啥。三口大人最喜欢的是玉生那张小脸，明亮的眼眸子，红红的嘴唇，翘着的小鼻子。有时使她们开心地笑起来。在西下洼子这样开心的笑，可是最宝贵的了。在方大妈眼里，怎么看这玉生都和他的儿子小时候一个模样。赵一曼看着小玉生，想起自己离开武汉时匆忙的把孩子抱到丈夫的哥哥家，敌人的密探就跟踪追来了，她把孩子放到炕上，转身逃跑了，连看一眼都顾不得。玉生的脸有自己孩子的影子。至于银妞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赵一曼原名叫李坤泰，生在四川省北部白杨嘴子村。赵家有六女二男八个孩子，她排行第七。她八岁念私塾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了，大姐夫是共产党人，在乡里高等小学校当校长，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“五卅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浪潮。宜宾有个大奸商李伯衡贩运英国货，她是这次“抵制仇货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，带

领同学们占领了码头，鼓动搬运工人，把英国油桶扔在江里，因之被开除了学籍。这时北伐军打到了武汉，宜宾革命形势大好，国共合作，她当选县妇女部代理部长，党组织为了培养她，送她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。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她脱掉军装转移到上海工作后。组织又派她到苏联学习，在那里和共产党员陈达邦相识，结成革命伴侣，由于学习过累，再加她怀了孕又得了肺病，才终止学习，回到上海转到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，这时她即将临产了，房东婆赶她搬家……

银妞听赵一曼讲到这里不安地问：“一曼大姐这为啥呀？”

赵一曼叹口气说：“是封建思想，当地有个风俗，妇女在哪里怀的孕，孩子就得生在哪里，否则就不吉利。”她顺手从银妞怀里把玉生抱在怀里，亲着孩子的脸蛋，她的眼里润饱了泪水。

银妞瞪大眼睛注视着赵一曼，她感到眼前这位大姐很了不起，吃了很多的苦，被人赶得连个生孩子的地方都没有。感到为革命是要有牺牲的。

赵一曼叹了口气说：“眼看娃儿就要生在大街上了，一步也迈不动了，就要摔倒下去了，本能的扶住路边的矮墙，身子就瘫倒下去了。肚子里刀搅般的疼痛。这时一个搬运工人从我身边过，他是个好心肠人，可怜我，把我扶到他家里，夫妻赶忙地动手腾出半间草棚，大嫂给我接生，生了个娃儿。”她的眼里又闪着慈母般的泪光了。

银妞问道：“是男孩是女孩？”

赵一曼拍着怀里玉生点点头说：“男娃哟。”她脸上现出了微笑。接着她说，很快地又遭到敌人的追捕，她再次转